

文/田云

武功村会

提起村会，关中道的农村人都清楚，那是以村为主形成的会。有的还逐渐演变为庙会、乡会，但往往村会中有庙会，庙会中有村会，二者犹如一对孪生兄弟，不可分割。

不知先祖从久远的何时起，选择每年的某月某日为村会日。以后遇着这个大喜日子，全村家家户户忙于过会。穷有穷的过法，富有富的过法。不要热闹谓之穷过，要热闹谓之富过。富过者，敲锣打鼓耍社火，跑竹马，扭秧歌，唱大戏，演电影，男女老少齐上阵。除了唱大戏一天两晚或两天三晚外，其它热闹都是从上午耍到天黑尽。村里人抓住这个金子般的分分秒秒，耍得忘情，过得痛快！

每逢村会，村里的各家各户都忙得鬼吹火，凌晨四五点，全家人起床洗漱一毕，妇女播凉粉，蒸面皮，压细面；男人割肉买菜打酒，将屋前屋后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整整洁洁，清清爽爽，准备招待亲戚朋友。青年男女，梳头描眉，收拾打扮，准备耍热闹。

凡和村会人家有亲戚关系的四临八村，男女老少，搭伙结伴，从四面八方蜂拥上会凑热闹，衣帽穿戴整齐，头梳得跌倒蝎子滑倒虱，一个个收拾得人模人样。老头子戴副黑墨石头镜，提个长烟锅，中间吊个女儿精心刺绣的三角小烟袋；老婆子拄着拐杖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唧唧呀呀，急急忙忙走娘家，看女儿；青年小伙子骑着电动自行车、摩托车，后面驮个漂亮媳妇，中间夹着宝贝儿女，飞快去丈人家，或看望老舅老妗子；有的开个农用三轮车拉着全家人去赶会；还有大款或做生意发财的暴发户，机关做事的大小头目们，就更风光，开着颜色不一、款式不同的小轿车，带着全家人走亲访友。

村会上，卖麻花、甍糕、牛羊猪肉的

小商小贩，卖衣帽鞋袜做小本生意的小摊点，看男女不育疑难杂症的游医，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。早饭前后，村中坑坑洼洼的主街道上，就象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。甩卖各种日用杂货的地摊象夏天雨后林中那些疯长的蘑菇，霎时间占满了街道的两边空地。货摊由少到多，人员由少集多，会自然地形成了，大约九十点钟，村会就圆了。

村里村外人挤人，人拥人，车跟车，磨肩擦踵，熙熙攘攘。嘻笑声、吼叫声、卖吃喝的吆喝声、高音喇叭的秦腔声，此起彼伏，一浪高过一浪，混杂一起，响成一片。

如果过庙会，肯定这个村有座神庙，庙里敬奉着什么尊神，流传着许多关于神的传说故事。石佛寺庙会一年两次，二月初八、初九两天，十月十二、十三两天周围村的人家都过庙会。七月十二日三马村过瓜婆爷庙会。你瞧，老太婆、善男信女手捧香蜡、纸表冥钱，整夜汇聚庙堂，席地而围，叩头烧香，拜佛求签、念经。有的以村为单位，敲锣打鼓进香，还争抢什么“头名状元”，祈祷全村平安，保佑家家万事顺心如意，恭喜户户发财致富。几百年来，年复一年，年年如此。究竟效应如何？谁也弄不清楚，似乎这样做才心安理得；如不这样做，心里就不实在，若有个巧合偶然，那就怨天尤人，追悔莫及！

如果锣鼓队、社火走到谁家门口，或去家里转一圈，那家人就会乐从天降，香烟、美酒、麻花糕点热情款待。锣鼓队前面走，后面还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跟着。由专人负责收礼品。最后耍热闹的人人有份。美吃痛饮一番，好不快哉！

宾客临门，主家立即上前笑脸相迎，热情接待，嘘寒问暖，端茶递烟，送糖果。然后给你盛一碗凉粉，或是面皮、油饼、白馍、麻花，称作第一顿饭。饭后，

中老年人抽烟喝茶，谈天论地，家长里短，敞开胸怀，尽情交流，无拘无束，好不快哉！青年男女便去会上转悠，有的看热闹，有的相亲对象，有的照相，有的购买衣物，有的购买树苗、良种、牲畜，有的打麻将、玩牌，丢方下象棋，在村会上净是热气腾腾的非凡景象和浓烈气氛。

中午12点第二顿饭，算正式饭。家家户户都要登桌子，备几个热凉菜，吃肉喝酒，然后是臊子长寿面。有的白米蒸饭、白蒸馍、烩菜，这一顿饭让客人吃饱喝足。待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青年小伙子还猜拳行令，最后一人一瓶啤酒，比划着吹起“喇叭”来。一切的一切都显示了主家的手艺，表示了主家古道热肠和富裕的日子。

天黑客人离开时，主家还要送些凉粉、面皮或者自认为的特产稀物，反正让没上村会的家里人也享受一下村会的幸福和感觉。村人呀，就是这般的纯朴憨厚！

谁家过会谁家忙，白天主家忙于招呼亲朋好友，到晚上才能提个小方凳子、马扎，坐在戏台下，安安稳稳地观看大戏。

武功县大小三百多个村庄，百分之八十的村都要过村会。从阴历二月初八初九日石佛寺庙会开始，到四月八日长宁会。

除了村会、庙会，还有乡会，比如东川会，大小八个村子轮流过会，若轮到那个村，那个村就唱大戏，村会的中心就在那个村，其余几个村也跟着过会。

武功的村会虽比不上长宁镇、武功镇一、四、七的集会，马嵬镇二、五、八的集会，没有那种会次数多，人数多，物资交易量大面广，也没有官方的代表会、洽谈会正规隆重，它散漫，不规则，早起晚灭，但具有浓郁的民风民俗，民间气味，贴近农村实际，这一点是其它任何会都难以达到，难以伦比的。●